

雪米莉 著

女
殺
家

NU SHA JIA

雪米莉作品集

②1

女 杀 家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雪米莉作品集



女 杀 家

女 杀 家

雪米莉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济南市市中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8 印张 19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ISBN7 - 5392 - 1245 - 01 · 096

定价: 13.80 元

内容提要

名噪一时的港、台、影歌“三星”司马珊，被黑社会头子强行奸淫后，欲报深仇，化名“莉丝”加入黑社会并成为“世界女杀手”，黑白人物倒在她的枪下和裙下不计其数。

她的枪口此时却对着昔日的情人，号称“世界女杀手”的她，手亦在颤抖，她曾给欧、亚、大陆带来灾难。她的行动就是“血腥”，她的身后呈现着死亡，她的所到之处，充满了“血雨腥风”然而，此时此刻她却在思索，回味着她与他的爱情、肉与欲……

本书揭露和描写了黑社会内部的情和仇、爱和恨，其故事情节曲折奇诡，人物描写细腻入微，是“雪米莉”女子系列中上乘之作，使之不忍释卷，非一气读完不可。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7
第三章	17
第四章	22
第五章	23
第六章	42
第七章	52
第八章	62
第九章	72
第十章	90
第十一章	110
第十二章	121
第十三章	129
第十四章	133
第十五章	141
第十六章	153
第十七章	164
第十八章	172
第十九章	185
第二十章	194
第二十一章	218
第二十二章	232
第二十三章	243

引子

波音七四七客机从澳大利亚墨尔本机场腾空而起,不到几分钟便爬上一万米的高度,飞机平稳地在万里蓝天向北飞去。

莉丝小姐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只见她熟练的解开安全带,由于系着带子而高高隆起的胸脯,这时自由地弹回到自己的位置,宽松的T恤衫似透非明的,那对白皙而丰满的玉乳显然没有系着任何伪装,随着机身的抖动也上下摆动。坐在旁边的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将手中的画报慢慢移开,一双贪婪的贼眼在莉丝的胸脯上停了下来,恨不得用眼光将她的T恤衫撕裂,让她那对宝奶露将出来。

莉丝终于发现有人在注视自己,本能的羞涩使她赶快将自己的身子贴靠在窗前,看着窗外的茫茫云海,莉丝沉浸在渡假的美好遐想中。

澳大利亚海滨浴场的“天体营”,那成百上千的裸男裸女尽情的沐浴在大自然的阳光中,莉丝也一丝不挂地躺在沙滩上,欣赏着从眼前过去的裸男裸女:白皮肤、黑人种,黄色肤色的那些俊男靓女,一种从未有过的欢悦使她激动不已……

没想到老板从香港来的急电,将她从这“空无”的境界中迅速拉回现实,莉丝匆匆结束了在澳洲的渡假,登上了返回香港的班机。

第一章

她不知道突如其来的命运意味着什么,没有恐怖,没有狂烈,唯有一丝温情悄然君临……

1

第十号台风以迅猛的势头,铺天盖地的席卷着香港海湾,最后一架波音七四七客机滑向昏朦朦的跑道,启德国际机场控制塔发出了关闭机场的信号。候机大楼里的大批旅客顿时骚动起来,一边诅骂着,纷纷涌出大门,奔向停车场,各自乘车匆匆离去。

刚刚降落的客机是由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飞来香港的,乘客们快速地步下舷梯。在人群中一位身着浅棕色丝绸长裙的年轻女乘客格外引人注目。浓装艳抹,珠光宝气,给人一种清高自负,盛气凌人的贵妇人所特有的气质。她走下舷梯,苗条修长的身躯在大风中有点晃动着,使她不得不用手肘挡遮着空中翻飞的尘埃。

“莉丝,这儿!”一个中年男子站在机场入口向她挥着手。她加快步子,几乎是小跑着向那个多日不见的熟悉的男子迎上去,投入了他的怀抱,在呼啸的强旋风中,他们热烈的拥抱着,亲吻着。

“老板叫我转达对您的歉意。”约翰·乔拍着莉丝的腰际。

“老板是我的上帝,用不着道歉。”

“皮肤晒黑啦,不过更美。”

“这次我们上演喜剧还是悲剧??”

“我不知道头儿又想出些什么疯狂的念头。……走吧，这倒霉天气，快把我呛死啦!”

两人并肩朝在外面的轿车走去。

豪华型小轿车驶向市区，热闹喧哗的花园道大街，华灯初上，圣约翰大厦象一尊雕塑，威严地高耸在灰暗的天穹。“大祥美华有限公司”字样的霓虹大灯，闪跳着，分外引人注目。

“离开这里快两个月了，变化不大，不过……”莉丝点上烟，接着说，“始终有一种神秘气氛令我不安。”

“哪一种神秘感呢?”

“不知道……我只凭我的直觉，也只相信我的直觉。”

“也许是吧。现在先到哪儿?”

“MT大厦。”

“明天去不行?”

“不，头儿叫我在十二小时内必须见到他，现在还差半小时。”

“我等你!”

“好吧!”

轿车在拥挤不堪地大街上缓慢地行驶着。两个人彼此保持沉默。莉丝闭上双眼，冥想这次降临的突然举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在澳大利亚的假期还未度完，就被急电召回，如此说来，头儿不在万不得已之时，是不会断然终止她的假期的。一定是遇上了麻烦了，非得要她亲自出马才行。但愿上帝保佑，别让我碰上棘手的行动，太冒险了会栽个大跟头……她凭直觉，深感不安，心头笼罩一层神秘幕纱。

2

在皇后大道摩尔顿大厦豪华套房里，林伟达双手反背在腰

后，站在落地大窗前，眯着那双狡诈的细眼，俯视着窗外鳞次栉比的摩天建筑群。他的皮肤，头发和眼睛缺乏一个男子应有的正常色素，显得灰白，象僵尸一样干瘪，没有一点儿弹性。前额已秃光，后脑勺还残存着半圈儿灰白的稀发，凡是同他初打照面的人，都会留下一种深刻的印象：面容专横、老谋深算，熟悉他的性格为人的部下，常常不敢正视他。

他冒险闯入战火仍在持续的东南亚金三角地区，秘密走私可卡因和鸦片，把毒品悄悄的送到香港夜总会里那些歇斯底里的人群中。

几年之后，他成了百万富翁。跻身于实业界的愿望很快付诸实现。到七十年代末，他的公司已发展成为有十六个本土分公司和十二个国外分支机构的大型托拉斯。以此做门面，暗地里把黑社会组织“天路圣徒”发展成一支庞大的地下黑网，几乎控制了香港的一大半赌场、妓院、夜总会、按摩院、拍卖行、武馆等，真是一应俱全，上至港府官员，下至街头警察都有内线。可谓财富如山，权力无边。

刚刚应聘的女秘书健壮丰满，西洋味十足，浓装艳抹，林伟达不大喜欢这类女人，他有点招架不住。他准备等娄罗找来一个令他赏心悦目的纯情女郎时，就解聘现在的女秘书

莉丝敲门进来了。他示意她坐下。

“你那款款碰击过道的高跟鞋的响声，永远是那么令人激动。也表明了你的自信和万事如意的好运气。”

“你真是向女人献殷勤的能手，不是吗？头儿？”莉丝发出讽刺的笑声。

“莉丝，告诉我，澳洲玩得痛快吗？”

“突然取消最后一个月假期，你说我玩得尽兴吗？”

“很抱歉，我考虑再三，只得这样……如果这次行动成功了，我会给你半年的假期，你愿意上哪儿都行。”

“别许诺过早，直说吧，我想早点知道是一次什么样的行

动。”

林伟达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合页夹，摊开放在写字台上，缓缓地举起了一张八寸黑白照片：“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莉丝一眼就认出了他——邝华。她浑身一颤，冷峻而宁静的心绪刹那间被搅动起来，双眼开始紊乱，甚至不敢正视那张照片上邝华坚毅而犀利的目光。

林伟达故意不去深究她此刻内心的变化，会意地一笑，在她的身边踱着小步，声音里充满了压倒一切的威严：

“莉丝小姐，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就叫司马珊了，你仍然是这个男人——这个叫邝华的女朋友，或者说是未婚妻吧，你将脱下你的丝绸长裙，抹掉你艳丽的红妆，重新身着你往日丢弃一旁的素装，昔日清纯亮丽的面容重见天日，象一个失魂落魄少女，为了诚挚的爱情，千里迢迢从香港漂泊到新加坡去，然后你终于找到了他，重新投入你未婚夫的怀抱。”

莉丝木然不动地坐着，双眼冷观着头儿那张冷酷而刻板的瘦脸，在头儿没把话说穿之前，她从来不说半个字，这是她“下海”后的信条，唯其如此，她才在这个黑吃黑的，危机四伏和杀气腾腾的黑网中立足了脚跟，成为头儿最赏识最信任的高级女助手。

“你懂我的意思??”林伟达用冰冷的目光凝视着她。

“我希望你接着往下说。”她克制着紊乱的思绪，很平静地答道。

“好吧，司马珊小姐，我想，你应该知道得更多些。七年前，当你和邝华如胶似漆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书生小虫，没想到今非昔比，他到新加坡大展鸿图，从此发迹而咄咄逼人，现在已成为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大富翁了。想必你已有所闻吧。一星期前，新加坡股市暴跌，这小子凭着雄厚的资金一下子吃进了我设在新加坡两个分公司的90%的股票，我们损失不小，令人深感不安的是，我们在那里建立起的毒品销售网，眼看会随着两个

分公司的被吞并而面临崩溃,要知道,新加坡的贩毒业买卖收入,占我们总收入的 25%。数目不小啊!我想我已向你说得一清二楚啦。”

“你想让我说服他别惹火烧身?”莉丝故意问林伟达。

“不!亲爱的,你很清楚我的意思!”他猛一转身,凶狠的眼睛迸射着绿光。

“干掉他!”莉丝吐出三个字。

“你很聪明,我可爱的司马珊小姐,来,让我们干一杯,祝你旅途愉快,也祝你同昔日的情人重温旧情共枕佳梦!”

莉丝竭力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慌乱,接过酒杯,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

“走吧,我请你共进晚餐。”林伟达满意地搂着她的腰肢,又换上了一副温和笑脸。

“我什么时候出发?”莉丝挪开他的手,向前走了两步,双眼盯着房门。

“越快越好!”

“请原谅,我想早点回去睡一觉。”

“莉丝,你不想留下来,今晚上?”

她明白头儿的意思。可她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她疲惫地耸耸肩,走上去搂着头儿的脖子,吻了一下他的嘴角,然后转身拉开了房门:“等我从新加坡回来,行吗?”

林伟达显得宽宏大量地搓搓手:“你真是迷人的小姐,再见,宝贝,我随时等待你凯旋而归!”

第二章

序幕拉开之前，她无法关闭自己深门重锁的心扉，涉入人生长河数度春秋，多少往事依稀，唯有那些爱与恨的岁月不曾忘记！

4

司马珊僵直地站在豪华客厅的中央。

港九影视有限公司名导演齐小峰坐在旋转椅里，手托腮帮，用一双冷峻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略显拘谨的司马珊。顶棚灯光和四壁五光六色的琉璃球形彩灯，把苗条典雅的司马珊淋浴在梦幻般的氛围之中，齐小峰甚至透过朦胧的光线反衬，可以清楚地看到迷人的少女包裹在白色长纱裙里优美的胴体轮廓。

“请原谅，小姐！”齐导演呶呶嘴，毫不给面子地说：“你虽然天生丽质，清新雅淡，扮演言情女子也许出戏，可我马上开拍的片子需要的是刚柔相济、洒脱奔放而富于野性的角色，在烟尘蔽日的大沙漠里策马奔驰的女豪侠，你回去吧！小姐。”

“先生，我聪明伶俐，什么都可以学会的，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司马珊近乎绝望地乞求着，进门时所鼓起的勇气和深怀的希望，已经濒临崩溃了，为了挤进影视圈，她不知道碰了多少回壁，满以为此次有一线希望，却不曾料到眼前这位导演冷若冰霜。

“我明天就要出发赴外景地，你给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齐

小峰显得不耐烦地说道，再一次下了逐客令。

“你有眼无珠，你会后悔的！”司马珊涨红着纯真的脸庞，冲导演叫了起来。

望着这个要强的少女，齐小峰反而笑了，他用赞赏的目光端详着司马珊，温和的说：“有机会的话，我会找你的，但是现在不行，绝对不行，不过我也不想让你失望而去，我的朋友，嘉华影片公司的大导演罗勃先生，正在筹拍一部言情影片，我给你写封信，你拿去找他，齐小峰飞快草就完毕，装进信封，递给了司马珊。

“祝你好运气！”

“这就是你欣赏我的结果吗？”

“别打趣啦，小姐，要紧的是，你今天最好赶到嘉华去，看罗勃先生是否选中你。”

“谢谢！”司马珊惆怅地退出那间豪华的客厅，她手里挟着那封轻飘飘的信，内心里没有星点儿激动，经历的丧气和失望越多，幻想的期冀便越少，中枢神经便越发敏感，那种秋风秋雨，春暮花残的伤感便时时在少女的心坎不期而至，随意君临，大门外花坛多姿、芬芳扑鼻，头顶上天高云淡，明朗适人，都不能减去和抹掉她心头久久郁积的颓丧和失意的情怀。

大门外的铁栅栏边，静静地站立着一个健壮高大的男子，他用近似于迷茫的目光远远地望着司马珊向前挪动的身姿，她象垂柳一般纤丽温柔，象玉石一样纯洁无瑕，但又似任性的顽童般倔强。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怀着一个炽热的念头，她迟早会披上他为她买的嫁衣，挽着他的胳膊，共同步入教堂，如果愿意，他会在明天就举行婚礼。梦想归梦想，现实归现实，眼下的情形并不乐观，司马珊属于那种在人生的旅途上非找到自己的实现价值不可的女子，要强好胜成了她生命的重要部分，哪怕碰得破血流也百折不回，想到这里，他的心中罩上了一层阴翳。

“阿珊，这回行吗？”他发她的脸色阴郁，预感到她又一次碰

壁了。

司马珊没有答话，闷闷不乐地钻进了福特牌小轿车。

“邝华，送我到嘉华影业公司。”

“还想去碰运气？”

“你送不送？不送嘛我就去坐巴士。”

“好吧，一块儿去吧。”

小轿车驶出中区花园道，沿着宽大的英皇道缓缓行驶，如龙的车流象甲壳虫在喧闹的大道上蠕动着，望着挡风玻璃外的街市人潮，邝华带点儿劝阻的意味说：“阿珊，在这个快要发狂得忘乎所以的世界上，从事时装设计，出洋经商，办福利院，公关小姐，日异崛起的女实业家，经营饭馆，咖啡厅或俱乐部，哪一样都可以去冒险，唯独影视圈不能去冒险，香港影视界从来就是风风雨雨，是是非非，一旦陷进去，沼泽深不见底，后悔莫及。听我的，阿珊，跟我走吧，我已在新加坡找到了经商的合伙人，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对我们这些穷人没有任何的恩赐和怜悯！”

“我真傻……”司马珊嘟哝着。

“你说什么？”

“我不明白，到现在你还不了解我。”

“你生气了？阿珊！”

“不，我只是感到失望。”

“对我？”

“也许是吧！”

“嘎哧”邝华猛地踩死了制动，轿车停住了，尾随而来的轿车来不及刹车，一头撞了上来，发出清脆的响声。

“喂，狗仔！你他妈活腻了。”司机骂骂咧咧把车向后倒了几公尺，用力打着方向盘，绕了上来，把一根燃着的烟蒂气冲冲地扔进了邝华的轿车里，烟蒂落在了邝华的腿上，他赶紧抖落下去，用脚踩灭。

“阿珊，不管你如何看待我，我还是要忠告你一句，你迟早会

失望的。”

“你自私！你专横！我不是你的收藏品，把门打开，让我下去。”

“好吧！我的至高无上的公主。”邝华咬牙启动引擎，一言不发地踩着油门，穿行于轩尼诗道、苏杭道、文西街，半小时后，把车开进了座落在荃湾西大道 20 号的豪华影业有限公司的停车场。

司马珊钻出轿车，也不和邝华打声招呼就大步朝正门走去。她竭力掩去刚才还罩在脸上的烦恼，换上一副纯情动人的笑脸，昂首步入旋转门，她向门卫问清了罗勃导演的办公地点，然后坐电梯直上第十二层楼。

她要找的罗勃先生大约有三十五岁，此时正坐在沙发里，同几个男女演员闲扯。偶尔抬手看一眼他那价值两千美元的瑞元金表，镀金指针不停地嵌着钻石的表面上移动着。他的面容憔悴，过分的和无规律的生活使他眼圈儿发青。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一种令人吃惊的旺盛精力。他导演的影片大多是言情的内容，博得少男少女无尽的欢快与眼泪。不仅在港九，在东南亚地区也是家喻户晓。

司马珊推门而入。她没有想到除了罗勃先生之外，还坐着几个英俊小生和几位韶华似月的妙龄女郎。她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找我吧？小姐？”罗勃笑着问。

“我找罗导演。”司马珊想，要找的名导演十有八九该是这个中年人了。

“找我上戏，对吧？”罗勃笑着问。

“这是齐导演的信。”司马珊仿佛鼓足了勇气，径直走上去坐在罗勃的身边，递上了那封推荐信。

罗勃很快地扫了一遍，把信纸放在茶几上，抬头对那几个妙龄女郎会意地一笑，双手一摊，“又来一个竞争者。”

话音未落，那些女郎们刷地把那大眼一睁，直射司马珊，那些冰凉的目光深含妒意，有的不屑一顾，有的怀有敌意，好象司马珊从半空中冲杀下来定要抢去她们的梦想似的。实际上，她们与司马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生活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生存空间里，她们也同司马珊一样，为了挤进影视圈里，不少人不知遇到多少沮丧的失败和空前的绝望。唯一不能使她们清醒的冷静下来的，就是面临同样的较量，她们始终头脑发热，深怀醋意。

“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候选人，加上你——司马珊小姐，已经有二十四名了，看在齐导演的面上，我本应给你一部分戏，无奈你来找我的时间已经太晚了，我的女主角和女配角，甚至过场戏的女角色都已拍板定夺。现在唯一可以给你的就是等待，等待另一个本子，我会考虑你的。请你留下你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罗勃表达得委婉有致，彬彬有礼。

司马珊当着众人的面被当头淋了一盆凉水，浑身感到寒意袭人，双唇发颤。泪水涌上眼眶，迷茫不能自持。呆立片刻，想到大局已定，再缠再磨也是枉然，便不启朱唇，沉默无语，转身挪步退出房门。

邝华焦虑地等在旋转门厅里，望着阴云密布，闷闷不乐的司马珊从电梯里出来，他知道她又一次碰壁了，当着情人的面露出得意或兴奋的表情是愚蠢的，邝华非常理智地转过身去，走下台阶，来到停车场，拉开车门，冷静地等着司马珊的到来。

她沮丧地钻进轿车，把头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邝华关上车门，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两个人沉默着，车内的空气显得沉闷窒息。

“现在上哪儿？”邝华打破了沉默。

“我不知道。”她的口气软绵绵的，就象刚刚从一场大病中苏醒过来，邝华听了，内心涌上一股怜悯之情。

“到九龙新世界中心去散散心怎么样？”他想把她从失落中拉出来，带她到一个喧嚣明快，充满快节奏的音乐刺激中去，让

她忘掉刚刚发生的一切。

“不，我想回家一个人呆几天。”

“这不是好办法，如果你同意，明天我们到新加坡去，也许对你更好些。”

“闭嘴！”司马珊突然大叫一声，睁开了双眼，“让你的新加坡见鬼去吧，你要滚就滚吧，滚到那个鬼地方去！”我不需要你来安慰我，可怜我！”她怒气十足，猛地拉开车门，胳膊被邝华拉住了。

“阿珊，别以为我自私，我是担心你一时陷入幻想中不能自拔，将来会吃苦头的。”

“我不用你管，放开我！”

“我送你回去！”

“放开！”司马珊用力甩脱，转身跑出了停车场，转眼就消失在如潮水流动的大街深处。邝华双手猛砸了几下方向盘，然后把车驶向大街，开着差点失控的轿车在大街小巷盲目乱转。

5

司马珊行走大街上，黯然神伤。

身外流动着一个骚动不宁的世界，心中封闭着一个冰冷寂寞的偶角，飘零的秋风撩拨着她散乱的长发，黄昏已近，霓虹灯开始闪现出令人直翻胃口的俗气广告。唱片行里正在走红的歌星扯着嘶哑的嗓门向大街上的行人分送噪耳的频律，按摩院的侧门，进进出出的男士们个个喜形于色，剧院的正门上，悬挂着几幅妖冶的半裸体女人像，性感十足的躯体仿佛随时都像疯狂的野兽似地扑向大街，那些欲火中烧的男孩子们穿着快绷裂裤缝的利未牌牛仔裤，摇晃着朝她们色迷迷的吹口哨。

她厌恶地掉头转身，拐进了显得安静而悠闲的花园南道，从这条街道向左转，再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回到她安身的那幢破陋而低矮的小套间里。